北海集

二

欽定四庫全書

北海集卷四十四

宋 綦崇禮 撰

奏議類要

禮貌群臣篇

臣觀鹿鳴文王所以燕羣臣嘉賓而序言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然則人君以必者人臣之所罔必待德意之厚禮文之縟然後得盡其心何耶蓋君臣之道施報而已施之不盡

而報之盡未之有也故禮貌大臣所以盡其節狎侮君
子則罔以盡人心况夫將者民之司命時之安危國之
榮辱繫焉可不厚禮以責其効乎鹿鳴先曰羣臣而後
曰忠臣報上之義於是乎在
齊侯飲管仲酒掘新井而柴焉十日齋戒召管仲至公
執爵夫人執尊觴
魏武侯立吳起為大將武侯身自布席夫人捧觴醮吳
起於朝

漢髙祖以韓信為大將擇良日齋戒設壇而後拜
陳宣帝以吳明徹為車騎大將軍陳旗鼓戈甲登壇而
後授先是明徹與武帝深相要結帝降階執手即席明
徹以英雄自許武帝亦深器之
渾瑊為奉天行營副元帥帝臨軒授鉞用漢拜韓信故
事
劉鄩歸太祖太祖以為有李英公之風授都押衙太祖
牙下諸將皆四鎮舊人鄩一旦居衆人之右及見諸將

李靖病帝曰公乃朕平生故人於國有勞今病若此爲
公憂之
李光弼入朝詔朝官四品以上郊謁
李晟平京師賜第永崇里京兆供帳教坊鼓吹迎導將
相送之
王君㚖破吐蕃酋明皇宴君㚖及妻夏于廣達樓夏亦
自以戰功封武威郡夫人
張守珪得契丹屈剌𡘝于首入見天子會耤田畢即酺

宗所以命將出師此道素明矣彼其品數之不精禮數之不備貉奴作督如意指將何以責其方來之效哉

內御篇奉上附

臣嘗謂有非常之君必有非常之臣君以道而駕馭不嫌於自用臣以忠而順聽不疑其所行雖近在朝廷遠在萬里莫不上令而下從若合符節左氏曰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古之命將出師授之成算而為將者欽承威命而不敢違其知此道歟

鄧禹遣馮愔宗歆守栒邑二人相攻愔殺歆反擊禹禹遣使以聞帝問使臣愔所親愛為誰對曰黄防因報禹曰縛馮愔者必黄防也後月餘防果執愔將其衆歸

張遼樂進李典屯合肥太祖征張魯下教與護軍薛悌書函邊曰賊至乃發俄而孫權率十萬衆圍合肥乃共發教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遼謂衆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我破必矣是雖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威勢以安衆心然後可也

朱齡石為元帥伐蜀武帝別有函封付齡石書曰至白帝乃開諸軍雖進未知處分至白帝發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意朱枚於水中取廣漢使羸弱乘高艦十餘由內水向黃武及戰果克捷

臣嘗讀孫子曰踐墨隨敵以決戰事若鄧禹張遼類能進此

衛青不誅蘇建其說曰以臣之尊寵不敢專誅於境外其歸天子自裁之於以風為人臣不敢專為不亦可乎

來護兒伐高麗大破其兵高元震懼請降詔旋師護兒
欲進兵徑圍平壤取其偽主不肯奉詔曰賊勢破矣專
以相任自足辦之吾在閫外事合專決豈容千里禀聽
成規俄頃之間動失機會吾寧征得高元還而獲譴
捨此成功所不能矣長史崔君肅率諸將勸還方始奉
詔
杜黃裳委高崇文討蜀凡兵進退黃裳自中指授無不切於機
李德裕策回鶻遣銳將可破武宗即以方畧授劉沔邀擊

可汗於殺胡山敗之迎公主還

牛存節守宿亳朱瑾來攻夜以兵急趨徐州朱瑾不能攻而去已而太祖使者至授存節軍機悉與存節意合由是諸將益服其能

田弘正謹於奉上奉表自陳天寶以來山東奧壤化為戎墟官封世襲刑賞自出國家含垢垂六十年若天假之齡陛下宸筭冥導揚太和洗濯偽風

臣嘗讀孫子曰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若衛青之

不敢專誅來護兒之奉詔旋師類能進此

論曰魏太祖自作兵法十餘萬言諸將征伐以新書從事蓋魏祖神謀詭計足以籠羣帥而制勝天下以之將將宜無遺策雖然投機之會間不容髮若事從內御則或失可為之勢昔煬帝伐高麗出師之盛古未之有既度遼諸將各奉旨不敢赴機於是高麗城守攻之不下麗師古之事梁祖出兵必授方畧以行軍中非太祖命不妄動至其營清口也或謂就高爲栅師古以非太祖命

不聽淮人決水或告以流水即至師古以揺動士衆折
之終於水至見殺則固而不知變者其弊如此沈慶之
曰閫外之事將所得專制從遠來事勢已異吳武陵曰
兵機若神應事立斷千里之外必待奏文而後行事亦
不知變矣誠知言哉

北海集卷四十五

宋　綦崇禮　撰

兵籌類要

學古篇

臣嘗謂李靖以兵法教侯君集至於隱微則弗以示君集訴諸帝而靖謂中原無事所教足以制四夷必欲盡其術是君集志有他也兵法者紙上語爾得其粗足以制四夷造微則可以無敵於天下考靖所言以驗當世

之事豈合符節則兵之法於人豈小補哉譬諸醫者流其術著在方冊誦其文索其義藥性病源已了然於胷次則推而制用審脉察候刳腹易心妙用無窮應機立斷將無施而不可善用兵者以古為師葢有得乎此

吳起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

孫臏嘗與龎涓俱學兵法

張良得太公兵法嘗習讀之以說沛公沛公善之嘗用其策

馮奉世年三十餘乃讀兵法
賈徽謂賈逵曰汝大必為將帥口授兵法數萬言
孫權謂呂蒙宜急讀孫子之六韜左氏國語蒙始就學
曹公好兵法抄集諸家兵法名曰節要又注孫武十三
篇
王猛好兵書有雄遠之度
于謹喜兵書有深沉之策
王鎮惡讀兵書有縱橫之材

王茂讀兵書究其大指

劉元海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畧皆誦之

宇文憲以兵書繁廣刋為要畧而表陳之明帝覽而稱焉

周羅睺任俠放蕩收聚亡命陰習兵書從祖景彥誡之終不改

韓擒虎與李靖論兵輒嘆曰可與語孫吳者非斯人尚誰哉

馬燧學兵書戰策
高霞寓能讀春秋及兵法頗以感槩自尚狡譎多變高
崇文授以軍職
田弘正幼通兵法承嗣愛之以為必興我宗
謝彥章事葛從周授之兵法出千錢置大盤中為行陣
卒伍之狀示以出入進退之節彥章盡得之遂為梁名
將
周法尚果勁有風槩少讀兵書

周太祖通書算好讀閫外春秋

臣觀太宗論節制之兵李靖黄帝太公二陣圖并司馬法諸葛亮竒正之法且曰歴代名將用其一二成功者衆矣若呉起孫臏扵學古者如此

兵法前左水澤而韓信背水立陣

兵法日行三十里而虞詡日行二百里

兵法歸衆勿追而皇甫嵩追擊至國

霍去病為人少言不泄有風氣敢往上甞欲教之孫吳

兵法對曰顧方畧如何耳不在學古法
劉琨遺石勒書曰將軍攻城野戰合於機神雖不視兵
法闇與孫吳同契
山濤論不學孫吳而闇與之合
張廵用兵未嘗依古法勑大將教戰各出其意曰古人
心敎樸故軍有左右大將居中三軍望之以齊進退今
胡人馳突雲合烏散變態百出故吾止使兵識將意將
識主心上下相習人自為戰爾

周文育與徐嗣徽戰武帝謂矢不逆風文育曰何用古法抽槊上馬而進殺傷甚衆敬翔見梁祖梁祖問春秋所記何等事翔曰諸侯戰爭之事耳梁祖曰其用兵之法可以為吾用乎翔曰兵者應變出奇以取勝春秋古法不可用於今梁祖大喜補以軍職

臣讀孫子曰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若韓信虞詡類能進此

論曰趙奢與子括論兵奢不能難亦不謂善傳稱括自

少學兵法臣意其法於法而不知法之所以為法者也知法之所以為法則心術内融可與應機可與成功非特能言而已必曰如是而合於古如是而戾於古鏖兵接戰惟古之法是按伯樂之圖求騏驥於市也以鄉飲酒之禮禮軍士也君子病諸

儒學篇

臣聞孫權謂呂蒙曰卿當塗掌事宜學問以自開益蒙曰在軍中常苦多務恐不容復讀書權曰孤豈欲卿治

經為博士耶但當令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
孤少時歷詩書禮記左傳國語惟不讀易至統事以來
省三史諸家兵書自以為大有所益如卿性悟學必得
之宜急讀孫子六韜左氏國語及三史光武當兵馬之
任手不釋卷孟德亦自謂老而好學卿何獨不自勉耶
由是蒙始就學篤志不倦其所見舊儒不勝臣嘗觀呂
子明備禦濡須攻拔皖城降零陵破南郡定襄州變化
若神勝不旋踵真古所謂名將至於甘寧嘗失蒙意孫

權恕其遲今蒙以為將如寧難得江夏太守蔡遺白蒙部曲事蒙無恨意薦之孫權以為奉職佳吏撫育三將子弟擇師使訓導之其設心近厚殆非將家所能為蓋資儒學之助云孫權區區偏覇而所訓飭將士者如此其規模宏遠矣據有江東為吳大帝不亦宜乎

馮奉世三十餘學春秋涉大義

祭遵雅歌投壺

寇恂經明行修名重朝廷素好學聘能為左氏春秋者

親受學焉

賈復知帝欲偃干戈修文德乃與鄧禹並剽甲兵敦儒學帝深然之

馬援謂虞詡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反在朝歌耶

盧植校書東觀拜北中郎將持節護烏山夷連戰破賊有功

烏元為寇燒軍門張奐坐帷中與弟子誦論若無事

關羽諷誦左氏畧皆上口

謝艾乘素車冠白帽賊曰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

姚襄英武冠世好學博通有英濟之稱

王曇首與從弟球俱詣宋武帝曰膏粱盛德乃能屈志戎旅曇首答曰既從神武自使懦夫立志

吳明徹涉書史經傳學天文孤虛遁甲畧通其術以英雄自許

韋叡綏服乘輿被飾比於儒者

王僧卞射不穿札而志氣凌雲建中興之功

元榮祖少學騎射曰曹操曹丕上馬橫槊下馬談論此
可不負飲食矣
王侃事梁武上製武宴詩三十韻示侃侃即席上應詔
帝覽曰吾聞仁者有勇有仁可謂鄒魯遺風英賢不絶
侯安都工隸書能鼓琴涉獵書傳為清靡兼善騎射為
邑里雄豪
柳世隆性愛涉獵啓高帝借祕閣書上給二千卷常自
云馬矟第一清談第二彈琴第三

哥舒翰讀左氏春秋漢書通大義
烏震身先士卒攻破鎮州為人純質少學通左氏春秋
喜作詩善書為刺史稱廉平
韓建使人題其所服器皿牀榻為其名目以視之久乃
漸通文字見玉篇喜曰吾以類求之何所不得也因以
通音韻聲律偶暇則課學書史
張希崇不喜聲色好讀書毋食必侍立左右徹饌乃退
趙康方嚴喜自修飾頗好學問聚書數千卷尊奉朝廷

貢賦不絶致富盛急仕圖從莊宗擊胡柳頗有功莊宗勞之曰儒事亦破體耶仁者之勇何其壯也

臣觀吳子圖國篇言儒服兵機若郤縠祭遵類能進此

陳伯之不識書及剌江州得文牒辭訟唯作大諾而已有事典籤傳口語奪決於主者

安叔千善騎射狀貌堂堂而不通文字所為鄙陋時人謂之没字碑耶律德光呼為安將軍

欽定四庫全書

北海集卷四十六

宋 綦崇禮 撰

兵籌類要

鎮靜篇

臣聞淮南子曰將以民為體民以將為心苟鎮靜則事至不惑物來能名以安待躁以忍待忿以嚴待懈雖恢詭萬變陳乎前而不足以入其舍豈浮言所能動詐力所能撓哉故士不敢慢其令敵不能窺其際近取諸身

則心安體舒内外之符也
軍中驚擾相攻而亞夫堅卧不動
匈奴急擊矢下如雨而李廣意氣自如
夜中衆賊攻營士多死傷而耿純堅守不動
夜中一軍驚擾而張遼中陣而立
賊衆雨射營中而王覇安坐不動賊皆引還
平原賊乘夜薄營而吳漢堅卧不動以却其兵
張奐之屯虜中休屠以三國之兵奄至軍大恐而奐講

誦自若潛通烏山夷而敵以降

馬援守隴西吏民驚言羌至而援飲酒大笑郡中畏服

孔明屯平陽宣王以二十萬衆相逼將士失色而亮意

氣自若大開城門而敵以退

費褘禦魏軍羽檄交馳人馬擐甲褘與來敏圍碁無倦

敏曰君信可人必能辦賊

文聘屯石陽大雨城壞人民散在田野孫權忽至不知

所施思惟莫若潛默可以疑之乃勑城中人使不得見

自卧舍中不起摧果疑之語其部黨曰軍至而不動不
有密圖必當有外救不攻而去
杜曾勇冠三軍出獵周訪射雉于陣後以安衆心
胡騎圍城數重劉琨奏胡笳敵唏嘘而退
賈胡嘯聚為亂而劉王喬援笳吹之
虜躍而來諸將懼之吾彥不動舉几禦之
党項飛矢羽集而柴紹彈胡琵琶賊皆縱觀而懈
賊兵夜薄營而李孝恭安卧不動賊自引却

張守珪城瓜州虜奄至失色而守珪置酒作樂

陳利正守襄城所統幽薊河隴人應朱泚夜半難作利正拔劍當軍門大呼曰欲過門者先殺我衆畏其勇乃止

段秀實師涇州有告别將王童之夜焚藁積約救火則亂秀實嚴警備中夜火發令軍中曰敢救者斬明日捕其黨斬以狥

劉詞之屯河西李守正以死士數千人奔其營將士怖

懼而祠神氣自若免胄接戰而敵以敗

臣讀孫子曰將軍之士靜以幽正以治若李廣張遼類能進此

吳漢性彊力諸將見戰陣不利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士吏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為方修戰攻之具乃歎曰吳公差彊人意隱若一敵國矣

李勣治并州十六年以威肅聞帝常曰煬帝不擇人守

邊勞中國築長城以備虜今我令勣守并突厥不敢南
向過長城遠遁矣
臣讀孫子曰得之國彊若吳漢李勣類能進此
論曰敵國者彊用我敵者也長城者恃以外捍者也吳
漢意氣激昂則隱若敵國李勣以威肅聞則賢於長城
維才大而謀遠志剛而識明則用於百里之國而千里
聽用於千里之國而四海聽內患以消外陵以弭而王
室尊彊矣傳曰以亂易整不武劉琨乘月清嘯奏胡笳

以郤虜騎亦幸而免者使用兵者每如斯則不幾於玩寇歟

決水篇

臣聞王師圍劉繼元於并引汾水浸其城水自城門入而有積草自城中漂出塞之會歲暑雨班師王師已去繼元決城下水注之臺駘澤水已落而城多圮昇丹使者韓璠時在太原嘆曰王師之引水浸城也先浸而後涸則并人無類矣夫兵詭道也茍可以勝敵則縱火決

水皆所不廢顧用之者何如耳昔曹公赤壁之敗言劉備早放火則吾徒無遺類韓璠亦言以太原之圍先浸而後涸則并人無類矣善戰者資水火以為用其利害蓋有攷焉

漢高祖圍章邯以水灌之自彭城還灌廢丘樊噲功最

趙繆子林說光武曰赤眉今在河東但決水之百萬之衆可使為魚

隗囂圍畧陽塹山築堤激水灌城月餘布將執陳宮舉

城降又攻鄴決障水灌城城中餓死者過半

東魏將高岳圍王思政於頴川堰洧水以灌城頴川以

北皆為陂澤救兵不得至頴川陷

宇文泰圍曹泥於靈州水灌其城不沒者四尺高歡命

阿至羅騎繞出西軍後獲馬五十疋

韋孝寬徇地淮南開塘放水分兵據守陳人果遣決堰

已無及於是退走

豆盧勣為益州總管王謙攻之起土山鑿城為七十餘

穴堰江水以灌之

李光弼決丹水以灌懷州

郭子儀引漲水以灌相州

臣讀孫子曰視生處高無迎流水若漢之二祖類能進此論曰善用兵者置營布陣必居上流豈特彼沿我泝而為敵所乘至於決防潰堤流潦浸灌於是有墊隘沉淪之患不可不戒也以曹公之威明不能揚兵擣壘下一呂布必待荀郭為之計決泗水以灌城然後不戰而克

陳湯四面起火以斬郅支
岑彭飛炬焚橋以敗公孫述
班超以三十六人縱火鼓譟以殺虜使
黄蓋偽降放火以敗曹操
陸遜持茅發火以攻劉備
王猛起火髙山燒敵輜重以破慕容評
王鎮惡因風縱火以破劉毅
韋叡積䕺焚橋以敗元英

臣讀孫子曰凡火攻必因五火之變而應之若田單陳
湯類能進此
晉人伐齊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
之師焚申地之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
任光從世祖入堂陽界使騎各持炬火彌滿澤中光焰
燭天地舉城震驚惶怖其夜即降
楊璇為零陵太守是時蒼梧桂陽猾賊相聚攻郡縣賊
衆多而力弱吏人憂恐璇乃持製車馬數十乘以排囊

戫石灰於車上繫布袋於馬尾又為兵車專彀弓弩尅期會戰乃令馬軍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其布火燃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軍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寇大駭破散

曹公敗於赤壁舟艦為劉備所燒歸自華容泥濘道不通負草填之騎乃得過公曰劉備吾儔也但可惜以過向使早放火吾徒無類矣

満寵持救合肥募壯士數十人斫松為炬灌以麻油從

上風放火焚賊攻具孫權十萬引退

淝水之役叡以晉車騎將軍率衆伐苻堅軍次沔水堅將慕容垂石越夜命三軍人持十炬火繫炬於邵陽州兩岸為兩橋立柵跨淮叡發鬬艦臨賊壘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焚其橋風怒火甚敢死之士拔柵斫橋須臾橋柵盡壞

韓游瓌以兵趨奉天朱泚大令治戰棚雲樓士皆懼游瓌曰賊取物俱乾木為攻具可以火之既而賊大譟攻

南雄游瓌曰是分吾力也趍北雄遣將郭詢郭廷玉以銳士三百傳𤅊直出火具棚投薪於中風返棚皆燼賊氣沮故諸將推游瓌赴難功第一

王建及軍德勝為南北城於河上賀瓌攻南城以竹笮為戰艦於河南城危甚莊宗積金帛募破戰艦者吐火焚咒莫不皆有建及重鎧執䂕呼曰梁晉一水間耳何必巧為吾今破之矣即以大甕積薪自上流縱火焚梁艦建及以二舟載士自上隨之斧其竹笮鮮南城圍

臣讀孫子曰極其火力可從而從之不可從則止若楊璇

皇甫嵩類能進此

論中凡火攻必審四宿因五變兵書論之詳矣說者謂

[illegible]斬龍且此特一時之策耳至曹公焚袁紹

[illegible]以敗是水不若火故孫氏之書獨詳於火

者以此若黄蓋挫曹公之鋭韓滉壞解奉天之圍則火

之用於戰者厥功大矣使王琳因風縱火而風反為敵

用蓋天方授陳雖琳之忠其能違天乎

北海集附録上

除行太學正制

勅從仕郎某昔羣天下之秀英而聚之太學列職於是

皆高選也以爾文學淹博詞藻贍麗學之規繩汝往正

之監勉厥修以俟寵擢可特授依前從仕郎行太學正

奮乾端明年肅關

除太學博士制　宣和五年八月十九日

勅從事郎新除太學正綦某博士以通古今爲職儒者美官也考名官之意非該洽文采之彥不足充其選爾操履之善而辭藻稱之俾專講席於成均諸生宜有矜式益爲人師之道以稱朕樂育英才之意則予汝嘉可特授依前從事郎太學博士替夏承年滿闕

除改宣教郎制 宣和六年十一月初八日

勅從事郎太學博士綦某朕精選師儒之官俾司訓導之事略去銓部之格以示待遇之優以爾經術淵源性

質夷粹久頟講席克厭士心嘉其歲月之勞具應庠序之法改禁京秩時乃茂恩可特授宣教郎依前太學博士

除秘書省正字制

勅宣教郎太學博士顔博文等圖書藝文之府儲天下俊乂以待朝廷之用畀其時公卿多此塗出其選顧不重哉爾博文性資爽邁持以靖慎爾其器緼和裕迪行有常又皆斂於文詞多士矜式兹成材也今復擢寘書林

以懋爾德則無施而不稱矣其尚勉之可依前件案崇禮由博士改宣教郎即除秘書省正字此制云顏博文等知崇禮亦在其中也

除尚書工部員外郎制建炎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勑承奉郎劉寧止等文昌諸郎上應列宿選除之遴委任匪輕繁簡異曹材德並用以爾等或以時望藹於儒林或以吏能聞於仕路或進以其敘或擢以不次率由簡拔用其所長分屬六卿各揚爾職益懋業履以稱寵休可特授依前承奉郎尚書工部員外郎

給事中可除翰林院學士制

勅學士職清地近極天下文章之選非深厚爾雅不足以代王言非直諒多聞不足以備顧問矧艱難之際干戈未寧軍國事叢詔令數下倚馬立辦實難其人必有敏速之思如枚皐乃能當飛書馳檄之任激切之詞如陸贄乃能感武夫悍卒之心我求其人得於禁闥具官某辭知體要學盡精微蚤馳驟於華途遂翱翔於青鎖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効李藩舉職得批勅之風載疇東

省之勤進直北門之邃惟納忠之素方佇於謀猷惟摛藻之工尤資其潤色用為七體庶其皆雅奥之文布在四方俾人識坦明之制朕將兼收內相之助爾亦毋恤私人之嫌往究乃心期副予意可

除尚書吏部侍郎制 建炎四年五月十七日

勑朕維樞機之務悉統於文昌銓綜之權獨歸於選部乃者官失其籍吏緣為姦必求絶類之才以正二卿之位通直郎試中書舍人賜金魚袋綦某德操純一氣機

淵冲學問通乎古今名實加於上下久居詞掖文譽甚高暫領銓曹士類咸喜肆頒成命以究爾能昔裴行儉擿發如神姦回悉屏高季輔清明若鑑賢否自分雖時異而法殊然人存則政舉勉希前哲以副虛懷可直授依前通直郎試尚書吏部侍郎

除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制

勑隆侍從之禮蓋允賴於猷為恤臣鄰之私抑有關於風化俯徇急難之請式推務本之恩通直郎試尚書吏

部侍郎賜紫金魚袋綦某蚤以英聲亟躋通列才適世
用文為國華領選部銓綜之煩兼禁林書詔之重任惟
克稱居之有餘士靡滯淹服清明於藻鑑辭知體要嘉
潤色於絲綸方資許國之忠遠訴陟岡之慼矜其來奏
固所重違峻内閣之寵名付龍溪之便郡褒彼原隰孔
懷既遂於爾私惠茲閭閻共理毋忘於予治佇聞報政
之敏歸副前席之思可特授依前通直郎充徽猷閣直
學士知漳州軍州事兼管内勸農使替陳公格賜如故

降授宣教郎制 建炎四年十一月七日

勑朕體無私於天地行罰不阿於近臣考大法於春秋責人常備於賢者確持此義斷以不疑徽猷閣直學士通直郎新差知漳州軍州事兼管内勸農使賜紫金魚袋綦某夙以藝文經躋華近雖暫司於銓部仍兼直於鑾坡遽為遐外之行實徇急難之請方趨厥服忽致煩言謂借債之懲雖去官而可免而持槖之重當薄罰以示懲服我訓詞毋忘祇慎可特降授宣教郎依前徽猷

閣直學士差遣賜如故

復授通直郎制 紹興元年正月二十八日

勅人誰無過覲其黨而知仁俗與為新免乎險而作解矧惟爾列宜錫寵章徽猷閣直學士降授宣教郎知漳州軍州事兼管内勸農使節制管内軍馬賜紫金魚袋綦其學務師心文能耀道多言往行畜其德令聞廣譽施諸身同官為寮但敦於私好致法詘義遂陷於小文適布湛恩乃還故秩無負天下劉向指有過之臣有益

公家王嘉推當免之吏勉齊前括以副朕言可特授通直郎依前徽猷閣直學士差遣賜如故

轉奉議郎制 紹興元年十月二十八日

勅自考績之法不行於漢唐至於我宋恭酌古今之宜凡省閣侍從之臣不繇歲課以遷遇時推特恩是亦道揆及肇新官制則有司存付之定法猶然三載考績之意

馬徽猷閣直學士通直郎知漳州賜紫金魚袋綦某學識深敏溢於文詞入掌絲綸出宣政化年則淹矣勞亦

有馬雖云序進之常是謂寵綏之數服我休命益奮乃庸可特授奉議郎充徽猷閣直學士依前知漳州軍州事兼管内勸農使特封文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如故

再除尚書吏部侍郎制　紹興二年二月十日

勅銓曹之敝極矣猾賊之吏舞文毀則以遂其姦欺其根深株連長貳郎雖有擿伏振滞之心能窒其弊而正厥愆者鮮矣徽猷閣直學士左奉議郎北海縣開國男

用左奉議郎試尚書吏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北海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綦某器凝遠業學富多聞再典領於銓衡皆攝承於制作功課簡在兩府既閱歲時文辭獨行中朝自高名譽賢勞之歎公議所同是用易以司戎之班遂兼視草之直推燕許之手奚俟考言成頗牧之功則為稱職服我休命爾為欽哉可特授依前左奉議郎試尚書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封賜如故

除翰林學士制 紹興二年九月十九日

勑朕惟虞夏商周之隆邈乎尚矣典謨訓誥之盛賴以見之遭時多虞思古成烈必得鴻博之士其代予言庶幾號令之行不匿厥指自非已試豈協朕心左奉議郎試尚書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北海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綦某奧學足以貫前聞敏識足以周庶務其在外服閥閱著於功勞逮還中朝文章擅於宿老再任典選一為司戎皆以游刃之餘而兼禁林之直

艱難之際典冊有光逮意之文蓋封敖其比戡難有助則陸贄之流緊我腹心之良孚於搢紳之望宜錫申命俾拜為真無愧前代用人之心極於一時崇儒之意其往祇訓用永有辭可特授依前左奉議郎充翰林學士知制誥封賜如故

翰林學士進兼侍讀制

勑朕每當聽政臨朝之暇不忘崇儒訪道之勤蓋君子欲進德以及時惟王人求多聞而師古爰咨碩望俾陪

經幄之華載考僉言允屬禁林之舊翰林學士左奉議郎知制誥北海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綦某藴高明之識負超卓之才篤學力行洽聞彊見蚤膺識拔荐歷禁嚴參內朝法從之班登北門學士之選崇論宏議名聲動於朝廷大冊高文言語妙於天下屢賜玉堂之對入奉清閒進讀金華之書益資鴻博惟前載興衰之迹與當今治亂之原汝其悉意以陳朕方虛己而聽往服休命毋怠欽承可特授依前左奉議郎充翰

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封賜如故

寶文閣學士除知紹興府制

勅朕嘉在昔朝廷重熙天畀以人磊落相望抑嘗考其本末蓋入則論思獻納備侍從之列出則折衝禦侮受方面之寄不以内外二其心不以遠邇易所守用能全大節於一時垂令名於後世雍容進退久無間焉眷予邇臣克配前哲翰林學士左奉議郎知制誥兼侍讀史館修撰北海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賜紫金魚袋綦某

和順樂易清明敏達博極羣書韞匵今古崇義竑論足以賛襄帝猷高文大册足以鼓動天下揚於禁林陪侍經幄有德有言協於士論而迺者屢貢封章力求退避朕以為勞汝侍從之事不若成汝康靜之守陞華延閣剖符會稽方朕東廵緊乃巨屏鎮撫一道總制列城建威銷萌寄服尤重佇聞報政朕不汝忘可特授依前左奉議郎充寶文閣學士知紹興軍府事兼管内勸農使充兩浙東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填見闕封賜如故

轉承議郎制 紹興五年閏二月九日

勑考績而陟明乃古今之成憲肇禋而疏寵亦國家之舊章迺眷從臣併昭恩數寶文閣學士左奉議郎知紹興軍府事兼管內勸農使充兩浙東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北海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賜紫金魚袋綦某才猷宏遠學術深醇探六藝之淵源備百家之該洽北門視草西學上賢豈惟華國之文章實有嘉謀之啟沃言語妙天下偶厭承明之廬岳牧用詞人聊懷會稽之

緌當三歳計羣吏之治乃五室嚴上帝之祠增貢官聯
叙賢勞於積日進封侯爵衍多户於爰田徃服便蕃益
思報稱可特授左承議郎依前寶文閣學士進封北海
縣開國子加食邑三百户差遣賜如故

轉朝奉郎制紹興八年四月三日

勅朕惟三載考績之法以馭庶工雖侍從之臣能應格
法始以叙進所以示天下之公凡百庶尹考其殿最四
歳一遷而法從之貴率以三載所以優近臣之禮著為

定令付在有司吾何私焉寶文閣學士左承議郎提舉江州太平觀北海縣開國子食邑六百戶賜紫金魚袋綦某文為國華器適時用翺翔禁近譽望獨高有司考爾閥閱當用陟明之典往服新渥靳稱茂恩可特授左朝奉郎依前寶文閣學士進封開國伯加食邑三百戶差遣賜如故

轉朝散郎制 紹興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

勑聯法從之邇列雖無待於次升嚴攷績之彝章固必

辭於叙進爰舉陟明之典式膺增秩之恩寶文閣學士
左朝散郎江州太平觀北海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户賜
紫金魚袋綦某辭儷卿雲學窮游夏蚤持荷槖入践玉
堂顧相應以義理之文乃閟勞於侍從之事迄兹滿歲
在法當遷通班内閣之華仍處珍臺之逸併疇爵邑就
峻文階祗服贊書毋亡獻納可特授左朝散郎依前寶
文閣學士進封高密郡開國侯加食邑三百户差遣賜
如故

轉左朝請郎致仕制

勑弾冠筮仕嘗殫夙夜之勤解組告歸毋替始終之遇寳文閣學士左朝散郎提舉江州太平觀高密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户賜紫金魚袋綦其自致多聞之譽時推富贍之辭昔視草於禁林復聯華於内閣出分帥閫歸奉真祠心宜切於兢辰義遽陳於知止乃露章而瀝懇祈謝事以養痾爰涉天階載敭命綍往優游於燕處務保壽於冲和勿藥可期嘉猷上告可特授左朝請

郎充前件官

北海集附錄中

辭免尚書吏部侍郎不允詔

勑某省所奏辭免新除尚書吏部侍郎恩命事具悉天官之職人物綜馬南渡以來法隳吏弛思得能者以振頽綱卿識照事幾才周世用見聞殫洽知祖宗沿革之宜學問精深得師友淵源之正比借才於銓筦果騰譽於簪紳灼見所長就加茲命舉直錯枉佇成平允之功

辭尊居卑宜畧謙冲之禮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
知悉

辭免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不允詔

勑某省所奏辭免恩命事具悉朕惟卿有班馬之才高
崔之學徧儀禁路蔚有能聲茲求便私殊惜其去西清
之秩雖以寵行徃董郡符何辭之有所請宜不允故茲
詔示想宜知悉

辭免吏部侍郎直學士院不允詔

勑具省所奏辭免恩命事具悉朕以卿政事文華見推

士論而銓衡之地實藉通才詞禁之林方虛寓直睠予

侍從之雋邈在閩粵之邦趣召造朝肆班成命是皆已

試僉以為宜奚事多辭亟趣定著所請宜不允故兹詔

示想宜知悉

辭免兼侍讀不允詔

勑具省所奏辭免兼侍讀恩命事具悉朕稽古有為事

必師古學於古訓庶幾有獲故求博識洽聞之士通傳

註之精義明詁訓之學探微言之旨誦說於前以緝熙予之光明廣所聞知得前聖之心術以尊所行焉卿以經明號為純儒染翰北門閱日滋久復命以知經之事與諸儒迭進而入侍冀以微顯闡幽探賾索隱同其塗歸一其慮致所期於卿遠者大者而乃執謙辭避朕何望焉其體予意勿復有言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翰林學士乞郡不允詔

勑其省所奏乞除一小郡或宮觀差遣事具悉朕延登俊乂進陟禁嚴非特取翰墨之工發揮號令固亦資議論之益裨賛謀猷而卿德性純明才資宏博聞望聳搢紳之列文章增邦國之華獨步詞林久陪經幄高文大册遠追古人之風忠言嘉謨挺立王臣之節眷惟時傑實簡朕心遽形請外之章殊咈在廷之望與其徇小節以進退曷若賛中興於艱難宜體至懷勿重有請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辭免翰林學士不允詔

勅某省所奏辭免翰林學士知制誥恩命事具悉朕纂丕圖戡定多難將欲德意志慮皆達乎斯民蓋在號令文章鼓動乎當世翰墨之選玆惟難哉以卿學窮本原文備體要代予述作亦既有年再隸職於卿曹復兼官於辭禁演綸滋久摛藻益工報淮南之書卿其視草而遣矣下山東之詔民將扶杖而聯之肆加即拜之恩示朕親擢之意奚為遜避猶徇故常宜副僉諧之言往就

久虛之次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翰林學士乞外不允詔

勑具省所奏乞除一小郡或在外宮觀差遣事具悉卿學問宏博多識前世之載文辭瓌偉遂為一時之宗議論暢而不阿謀猷深而有補兼是四者游吾禁嚴輝映先達領袖後進朕方自簡以盡用人之道卿可無故求便私而去哉而況時方艱難急賢是務不遺尺寸將盡求之若傑然之材得輕去於位著則未用之士或自安

於丘園矣勉體眷知毋復有請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
想宜知悉

辭免寶文閣學士知紹興府不允詔

勑某省所奏辭免寶文閣學士知紹興府恩命改除近
下職名及閑慢一郡事具悉卿博物洽聞尤練國朝之
故事高文大册獨推翰苑之英聲處之經帷則日聞儒
者勸道之言付以史筆則能盡古人襃貶之義夫以親
信之地委寄如斯顧於連年屢上懇奏乃眷股肱之郡

宜用腹心之臣非特表爾難進易退之風亦以平今内
重外輕之勢雖价人以為藩輔卿則有餘而學士遂去
朝廷朕所太息吏職内閣亦本前規夫何遜避之為毋
乃撝謙之過趣祗朕命勿費爾辭所請宜不允故兹詔
示想宜知悉

知紹興府乞宫觀不允詔

勅某省所奏乞除一在外宫觀差遣任便居住事具悉
用人者驗於已試則職必舉居官者久於其事則功乃

成卿以敦詩閱禮之儒膺謀帥作牧之任論考績之狀效已見於臨漳察報政之期敏有同於東海獨當假以歲月乃克究其才猷朕豈奪於垂成以蹈數易之弊卿宜勉務展布用副屬任之專何為上章遽形引疾丏閑之請殊非所聞宜安厥官益圖計最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暄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辭免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不允詔

敕其省所奏辭免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恩命乞改除

一宮觀差遣事具悉朕惠武尅之不剛既重司戎之選欲文德之廣被又嚴視草之求卿以宏材偏儀禁路身無數器譽振一時謂蹇蹇之王臣當膺備責顧謙謙之君子尚託不能非特以卿更左右而具宜庶幾知予用文武為一道既非作好具又何辭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辭免兼史館修撰不允詔

勑某省所奏辭免兼史館修撰恩命事具悉朕永念為

邦必存信史考之在昔有尚書春秋之成規近莫如唐
以知幾吴兢為稱職肆圖兹任歴選在廷苟非其人不
以輕授惟卿文學議論獨髙於一時代言談經皆合於
朕意望實兩重搢紳所推必能發五例以成書兼三長
而載筆惟我系興之迹實承中否之餘時當經綸事故
叢委其重如此非卿孰宜休命既行羣言皆穆何勞遜
避其趣欽承所請宜不允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翰林學士乞外任不允詔

勑其省所奏乞解罷近職差外一次事具悉朕於艱難多故之餘有人物渺然之歎爰諮執事數下詔書思求在野之賢以補周行之缺夫豈禁嚴之地素重之臣其學問文章追配於昔人其謀猷議論宏益於當世有如卿者可使去哉雖卿引疾之詞至於三請而未止顧朕留賢之意亦已屢詔而無餘勉體至懷往安厥位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呂丞相賀知紹興府啓

伏審光膺睿旨出鎮師藩郵傳所聞士夫胥悅竊惟慶抃伏以判府安撫寶學量澄玉海學富金籯素為學者之宗夙擅儒林之秀玉堂金馬久煩摛藻之才皂蓋朱轓暫付承流之寄載惟雅望播在羣僉誦銅梁劍閣之辭蓋一時之奇作惟鳳閣鸞臺之詔誠萬目之具瞻其託契有光索居寖久棲遲陋巷悵竿牘之未修眷戀綈袍辱緘縢之寵逮永言感佩曷罄敷陳

呂丞相論吳玠麻事書

顧浩再拜自聞領帥淛東念下車之初事務繁劇不應以尺書上浼聽覽必蒙情炤茲辱墜教荷髙義厚德不賜遐遺之意曷可勝言公在詞掖翰苑累年文章妙天下昨吳玠制詞入作數聯造意警拔竊原雅意以為既失秦川之利則銅梁劒閣不敢恃險以為難取而擊退賊兵也長安驛舍榜曰秦川驛咸陽縣北門額曰咸秦驛亰老素不善為文但莞見如此爾

王教授祭内翰先生文 詹叔

言者尤難乎多事之時國家南渡之初傾側擾攘而文德廣被與武功而並馳當是時也公以高文大筆振英聲於翰苑者凡五年於兹深厚爾雅渾渾噩噩以鼓動乎一世者固無愧乎兩漢之奇徑狹體方摩揣輕重錙銖必較曾一字而莫移制詔之出海内傳誦雖呫呫然好動其喙者亦莫得而瑕疵至今北扉東閣稱為真學士者皆曰非我公而誰其學問之富上探六經之淵奥旁獵子史之浩博而尤熟於國朝一代之儀凡典章故

寶與夫前輩出處之際上下數百載若指諸掌而無遺
此皆搢紳士大夫所共推服至於嘉謀碩畫密陳於中
禁而繫天下之安危治亂者則不可得而周知上方倚
以為相而民之無禄忽一卧而長辭世失名臣士喪哲
匠所以識與不識皆興殄瘁之悲矧惟小子出入門下
從容受教葢一紀以摳衣公不以為不肖慰薦誘掖矜
憐撫卹之意最為厚於等夷訃音忽聞驚涕失聲而縻
於斗食不得伸一慟於靈帷饋奠之微遠寓千里以致

一哀而已若乃感念舊德而懷儀刑則不知其何日而忘之也

資政文敏李公祭文漢老

維紹興十三年歲次壬戌某月某日具位云云謹以清酌庶羞之奠遣人致祭於叔厚宮使內翰閣學士之靈嗚呼人常有言知音實難嗟我與公相知幾年昔在宣和我官翰林公來過我袖有新文其光曄如其氣蹕如美玉在璞可為璠璵薦言於朝有應如響非我私公公

論固然公仕寖升我以言謫世故艱難歲月如髮再見山陽青衫白鬚日困盜賊鄰於渴饑清蹕渡江我造行闕遭變不死以忝(原本缺)公亦戾止遂為郎官鈞樞求賢典司文翰曰公之才應用有餘求之班行可以二數金礪方劘鵰風而鶱簪筆螭蚴北門視草大筆染濡帝寵賚之玉硯金蜍我寓於泉公來守漳往返會面握手欣驩盃觴淋漓懷抱傾瀉十年乖離一日笑語公再入侍歷典鉅藩奉祀以歸有命則然山川相望再見無日公

先無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也臣至愚極陋繼亦將命出於自請當是時豈意有今日依乘風雲之幸葢捐軀徇國萬一近似乃得與今日休兵保邦之大議非偶然也靖康之末邦昌僭號臣獨不戴異姓乞於皇宗不預背盟之議者選擇繼統其後軍前取出欲行懲斷幸而不死驅擄遠去臣終不變初議至為徽宗草書以為南朝有子不當相待遽如石晉國相雖傲岸自用猶即遣人送錢絹至盈萬數後有傳錄至中朝者其本尚在

可考不誣愚臣於君臣之契與立朝本末如此昨自初還朝時首奏令劉光世通書請好其從呂頤浩都督在外臣又奏遣北人招討使監門客通書求好未幾邊報王倫來歸頤浩遂攘以歸已力援張邦昌友壻朱勝非來朝既而圍城中人綦崇禮與頤浩勝非援邦昌時受偽命人謝克家復來經筵當臣之求去也陛下撫諭再三恩意款密臣獨以書生不識事體以必退為真是頤浩乃與權邦彥同日留身乘間建言以為宰相之去乃

無一事於是旋易臺諫擬請御筆至崇禮草制之日請
以為據克家崇禮之迭用外人所不知臣固知二人獨
顧浩所昵非陛下所柬註也崇禮被逐常以所得御筆
公示廣衆不知事君之體至於如此士大夫雖每每竊
笑然以其人闒冗凡下搢紳所不齒不足以汚牙頰姑
置度外臣又以出處自有本末後世當有公議不必與
此輩較曲直故不論也今崇禮已死無子獨有女嫁謝
克家之孫伋之子若不收拾所降御筆復歸天府則萬

世之後忠逆不分微臣得君立朝無所考信實害國體
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台州取索崇禮所受御筆繳進
仍以臣今奏疏送付史館永以傳信不勝幸甚取進止
貼黄克家初受偽命其子伋對所親厚言它日伋等奈
何蓋已不有其父矣豈意自全以至今日克家受顧浩
勝非之援再至經筵曾無幾時乃奏言陛下以一人召
至又以一人言而去恐四方有以窺陛下其敢為大言
無所忌憚如此此疑以傳疑何所不至伏望聖慈深賜降

鑒七月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依

北海集附錄下

宋史列傳

綦崇禮字叔厚高密人後徙濰之北海祖及父皆中明經進士科崇禮幼頴邁十歲能作邑人墓銘父見大驚曰吾家積善之報其在玆乎初入太學諸生溺於王氏新說少能詞藝者徽宗幸太學崇禮出二表祭酒與同列大稱其工登重和元年上舍第調臨淄主簿為太學

正遷博士改宣教郎秘書省正字除工部員外郎尋為起居郎攝給事中召試政事堂為制誥三篇不淹晷而就辭翰奇偉拜中書舍人賜三品服進用之速近世所未有高宗猶以為得之晚車駕如平江有旨鄒浩追復龍圖閣待制崇禮當行詞推帝所以褒恤遺直之意有曰處心不欺養氣至大言期寤意引裾嘗犯於雷霆計不顧身去國再遷於嶺徼羣臣動色志士傾心又曰英爽不忘想生氣之猶在姦諛已死知朽骨之尚寒同列

推重除試尚書吏部侍郎時從官惟崇禮與汪藻尋兼直學士院以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其俗悍強號難治屬有巨寇起建州聲撼鄰境人心動摇崇禮牧民禦衆一如常日訖盗息環城内外按堵如故從知明州召為吏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時有詔侍從官日輪一員具前代及本朝事關治體者一二事進入崇禮言祖宗以來選用儒臣以備講讀若令從臣一例獻其所聞既非舊典且令越職望令講讀官三五日一進乃命學士與

兩省官如前詔又言駐蹕臨安以浙西為根本宜固江淮之守然後可以圖興復蜀在萬里外當召用其士夫以慰安遠人之心時兵革後省曹簿書殘毀幾盡崇禮再執銓法熟於典故討論沿革援据該審吏不得容其私後有詔重刊七司條勅崇禮所建明悉書為令移兵部侍郎仍進直學士院御筆處分召至都堂令條具進討固守利害崇禮奏諜傳金人併兵趣川陜蓋以向來江左用兵非敵之便故二三歲來悉力窺蜀其意以為

蜀若不守江浙自搖故必圖之非特報前日吳玠一敗而已今日利害在蜀兵之勝負又言君之有臣所以濟治臣效實用則君享其功臣竊虛名則君受其弊實用之利在國虛名之美在身忠於國者不計一己之毀譽惟天下之治亂是憂潔其身者不顧天下之治亂惟一己之毀譽是恤然効力於國其實甚難世未必貴竊名於己其為則易且以得譽二者有關於風俗甚大是不可不察也九月御筆除翰林學士自靖康後從官以御

筆除拜自此始楊惟忠邢煥以節度使致仕告由舍人院出崇禮言祖宗時凡節鉞臣僚得謝不以文武並納節别除一官致仕熙寧間富弼以元勲始令特帶節鉞致仕其後繼者曾公亮文彦博他人豈可援以為例詔自今如祖宗故典進兼侍讀兼史館修撰時有旨重脩神宗哲宗正史兵火之後典籍散亡崇禮奏神宗實録墨本元祐所修已是成書朱本出蔡卞手多所附會乞將朱墨本叅照修定哲宗實録崇寧間蔡京提舉編修

增飾語言變亂是非難以便據舊錄修定欲乞訪求故臣之家文獻事跡參照又奏知湖州汪藻編類元符庚辰至建炎己酉三十年事跡乞下藻以已成文字赴本所並從之先是藻奉詔訪求甚備未及修纂崇禮取而專之嘗進唐太宗錄刺史姓名於屏風故事曰連千里之封得一良守則千里之民安環百里之境得一良令則百里之民説牧民之吏咸得其良則治功成矣苟能效當時之事以守令姓名詳列於屏簡在帝心則人知

盡心職業再入翰林凡五年所撰詔命數百篇文簡意明不私美不寄怨深得代言之體以寶文閣直學士知紹興府劉豫導金人入侵楊楚震擾高宗躬御戎衣次吳會宗禮以近臣承寧方面謂浙東一道為行都肘腋之地備禦不可不謹密疏於朝得便宜從事於是繕城郭厲甲兵輸錢帛以犒王師簡舟艦以扼海道疚心夙夜殆廢食寢及春帝還七州晏然不知羽檄之遽期年上印綬退居台州卒年六十贈左朝議大夫崇禮妙齡

秀發聰敏絶人不為崕岸斬絶之行廉儉寡欲獨罩心
辭章洞曉音律酒酣氣振長歌慷慨議論風生亦一時
之英也中年頓挫場屋晚方登第以縣主簿驟升華要
極潤色論思之選端方亮直不憚强禦秦檜罷政崇禮
草詞顯著其惡無所隱檜深憾之及再相矯詔下台州
就崇禮家索其槀自於帝前納之且將修怨會崇禮已
没故身後所得恩澤其家畏懼不敢陳士大夫亦無敢
為其任保樓鑰嘗叙其文以為氣格渾然天成一旦當

命書之任明白洞達雖武夫遠人曉然知上意所在云

氏族言行録

綦崇禮幼而頴邁不好嬉弄讀書學文月開日益儔輩莫敢望甫十歲能作銘以志邑人之葳屬辭比事音節皆中律吕父見而大驚顧謂皇妣曰吾門自高祖以來㓜躬積善之報其在斯乎光尭駕幸平江有旨故鄉浩追復龍圖閣待制公當行詞推上所以褒卹遺直之意有曰處心不欺養氣至大言期寤意引裾嘗犯於雷霆

計不惜身去國再遷於嶺儌羣臣動色志士傾心又曰
英爽不忘想生氣之猶在姦諛已死知朽骨之尚寒同
省舍人李正民見之曰比吏房詞頭皆常常除目不足
騁辭今君為鄙草制良可喜也及錄黃具公告假而李
獨直以已名行下公戲之曰君固欲掛名道鄉公制但
恐潤色非工反為名累耳李笑曰人當知出君手而不
知吾併得掠美幸矣其文為同舍所重如此嘗上言車
駕駐臨安即以浙西為根本宜固江淮之守然後可以

圖興復西蜀在萬里外當召用其士大夫以慰安遠人之心至於繩外臺奉令簡忽之愆草諸將第功遷補之濫汰冗兵撙浮費皆時所難言者御筆處分召至都堂令條具進討固守利害公奏曰金人自靖康以來無歲無兵及乘輿南渡已酉之冬直犯江浙逮其歸師齟齬謂可以休矣乃且移兵以擾關陜乘我富平之敗遂窺巴蜀幸吳玠一勝稍挫其鋒然其圖我蓋未忘也今偵諜所傳皆言金人併兵以趨川陜可以知其情矣蓋以

向來江表用兵非金形勢之便故二三歲來悉力窺蜀其意以謂蜀若不守江浙自摇故必圖之不置非特報前一敗而已則是今日利害在吾蜀兵之勝負吾兵占勝而金不得近蜀則必氣索而衆離若乗其敗而西自襄漢東自淮海進兵以攻討則我必大得志而中原定矣為天下者審夫議論規模所存而已規模者國家所恃以立議論者規模所恃而定議論定則規模立規模立而國家之勢成矣議論不定則規模不立規模不立

而國家之勢危矣夫規模議論尤急於天下多事之際議論定則成不定則敗規模立則存不立則亡此成敗存亡之機也竊以為今日之議論規模宜出此三者慨復中原以成再造之功上也因所有之地而疆理之中也苟目前之安而無所為下也語其上則今之力誠未可為守其下則吾之勢未可復立惟度時量力就其中者為之中者既成則其上者可馴而致苟止於下則雖志於中者不可復得矣欲望陛下發自聖志明詔大臣

毋取言高以害實治毋偷苟安以玩歲月議論審其可用規模定其適中以此立政事以此任人材以此責功效如是而期月之間治功不成未之見也今已過防秋且遠近傳聞通使人情恐便舒緩謂宜申戒沿江將帥明遠斥堠防阨險要選練士卒日訓於師常如遇敵以為先事之備庶無後悔苟和議遂成亦未可以弛備況今日那公再入翰林凡五年所撰詔命數百篇文簡意明不私美不寄怨固已得正言之體而慷慨論事無所

迴避不虛為侍從帷幄之臣秦檜上章辭位上召公出
檜所獻二策大畧欲以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上
又曰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又檜言
臣為相數月可驚動天下今無聞故公載之制詞畧曰
自詭得權而舉事當聳動於四方逮茲居位以陳謀首
建明於二策罔燭厥理殊乖素期川陜宣撫副使吳玠
以功進檢校少師兩鎮節度使公當制有曰陸海神皐
既失秦川之利銅梁劍閣敢言蜀道之難言者謂秦雖

淪陷而川未嘗失也指以為病上知其非公猶援唐故
事自謂失職力引疾求去遂除知紹興逆豫導隣國入
寇揚楚震擾上躬御戎衣次於吳會公以近臣承寧方
面謂浙東一道為行都府肘腋之地備豫不可不謹密
疏於朝得便宜從事於是繕城郭厲甲兵輸錢帛以供
王師犒給之須簡舟艦以扼海道衝突之患疚心夙夜
殆廢寢食及春大駕凱旋七州數十縣之民按堵自如
不知邊書羽檄之遽公之力也公平居不為崖岸斬絕

誠祭之曰公妙齡秀發聰敏過人辭章之妙追古作者博習詩書六藝之文旁通諸子百家之編下逮傳記小說靡不該貫奕碁音律悉皆洞曉酒酣氣振議論風生長歌慷慨旁若無人真一時之英也誠為確論中年頓挫場屋晚方登第一主縣簿即踐華要當官直氣敢言多面折人無所忌避雖始終以文翰際遇而朝廷有大議論上必咨訪故内外憚之如臺諫然初拜掖垣即兼内職後兩領天官亦如之在玉堂前後五載上屢欲大

用為權臣中沮不果建炎間駐蹕靡定詔令多不時下
公受命立成上每嘉奬曰綦某制詞知體語言輕重得
宜無可黜檢者時議以為中興之功非特將士宣力蓋
詔令亦有助焉

樓鑰原序

南渡之行公在帝側實代王言詔旨所至讀者感動諸
將奔走承命如陸宣公之在奉天也尋入翰苑當羽檄
旁午書詔填委之會而播告之修不匿厥旨吕宗穆以

首相開督府訓辭尤為宏偉有曰盡長江表裏之封悉歸經畧舉宿將王侯之貴咸聽指呼其能布宣威靈張大國體類此葢公篤意經術博覧强記以直道自任才高而氣剛平時為文不為崖異之言而氣格渾然天成故一旦當書詔之任明白洞達雖武夫逺人曉然知上意所在非規規然取青媲白以為工者比也

楊萬里原序

記覧極其博辭章極其麗而正君定國扶世立教根於

自然其進言也曰畏天曰愛民曰法祖宗曰務學曰從諫曰進賢退不肖其說經也探聖賢之本指別訓詁之是非取正而舍奇尚通而惡鑿以今準古據舊鑒新皆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要何其多取哉鴻筆麗藻冠於一時有功中興獨當上意如威鳳祥麟斯亦偉矣而自放泉石深入仙城回縈之中雖萬鍾千駟不與易也一觴一詠興寄事外雖不多賦顧其閑雅澹泊弗琱而工豈營度悲鳴者所能幾耶